

# 文化部表彰国家艺术院团获奖剧目和获奖演员

**俞峰**(中央歌剧院院长、艺术总监):在广东举行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中央歌剧院的《霸王别姬》荣获了第十三届文华大奖。这是剧院自1992年《马可·波罗》荣获第二届文华大奖之后,时隔18年,再一次捧得大奖。这次获奖,让我们深深感到,打造一部国家级舞台艺术精品,其道路之漫长,其工程之浩大,其努力之艰辛,的确是非同一般的。也正因此,所获大奖才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歌剧《霸王别姬》由作曲家萧白和词作家王健编剧,萧白作曲。该剧从1990年开始创作,当时的名字叫《鬼雄》,出自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1994年中央歌剧院以音乐会歌剧形式在北京首演,之后作者几度修改,最后定名为《霸王别姬》。2007年10月,中央歌剧院在北京推出歌剧版。

2008年1月,应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邀请,我们携《霸王别姬》赴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纽约、休斯顿、达拉斯6地巡演10场。这次巡演被称为“中国作曲、中国编创、中国舞美、中国服装、中国灯光、中国演奏、中国演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中国创造”。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每当演出结束后,观众都是站立喝彩和长时间鼓掌,这显然不仅

仅是出于礼貌,而是表示他们看懂了中国的传奇故事,为能在美国本土高雅艺术殿堂欣赏融合西方歌剧风格的中国歌剧艺术,表达由衷的喜悦和感激之情。

从美国巡演回来,我们先后在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进行演出,力争使剧目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为了近距离接触观众,我们在剧院小剧场连演10场《霸王别姬》。一天两场,高密度演出和高强度排练,让演员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进一步提高了演艺水平,把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为我们冲击文华大奖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九艺节”上,演出即将开始前,我作了战前动员。当时大家说的最多的话是“今天拼了”。当演出的最后一个音符刚刚停息时,剧场内爆发的掌声和欢呼声就告诉我们,演出成功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当我代表全院演职人员接过文华大奖的奖牌时,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振奋,同时也感到党组对我们所寄予的深切期望。

我深知,在打造民族歌剧的道路上,在中国歌剧走向世界的征程上,我们肩负重任,任重而道远。请各位相信,在党的十七大“两大一新”的指引下,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歌剧的春天已经来临,奋斗未有穷期,在中央歌剧院这座花园,一定会开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花朵。

**冯英**(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文化部各级领导的指导下,在国家优秀艺术人才培养战略的总体规划下,中芭一直在优秀芭蕾舞演员培养方面不断探索、潜心塑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去年6月,中芭4名年轻演员先后参加了第六届赫尔辛基国际芭蕾舞比赛和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芭蕾舞比赛两大国际重要赛事,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国际芭蕾舞界为中国芭蕾舞赢得了赞誉,也获得了文化部领导的嘉奖和慰问。今年6月和7月,我团的年轻演员们再接再厉,在第九届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和第十四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了一项金奖、两项银奖、一项铜奖和两项特别奖的佳绩。

今年中芭演员参赛的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和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均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国际A级赛事,每四年举办一次。历届大赛获奖者,日后都成为芭蕾舞坛耀眼的明星,是国际芭蕾舞大赛的“重中之重”。这两项赛事历来是欧美传统芭蕾舞强国顶尖选手云集之地,并且有着垄断地位。此次,中芭派出的年轻演员曹舒慈、张照、张思园和马晓东发扬了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克服旅途遥远、露天场地下雨等各式各样前所未有的困难,凭借着精湛的技巧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征服了“苛刻”的评委。特



《霸王别姬》剧照 费斌摄



《西游记》剧照

**编者按** 在第十三届文华奖评选中,中央歌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霸王别姬》荣获文华大奖;在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中,国家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这是最后的斗争》荣获一等奖;在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儿童剧《西游记》荣获二等奖;在美国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和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中央芭蕾舞团的青年舞蹈演员分别获得了女子金奖、男子铜奖和女子成年组、男子成年组银奖。

为表彰先进,进一步推动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创作,文化部决定给予《霸王别姬》剧组100万元奖励;给予《这是最后的斗争》剧组60万元奖励;给予《西游记》剧组60万元奖励;给予在美国杰克逊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女子金奖的曹舒慈5万元奖励,给予获得男子铜奖的张照2万元奖励;给予在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银奖的张思园、马晓东各3万元奖励。

8月4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国家艺术院团获奖剧目和演员表彰会,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文章出席会议并颁奖。获奖院团负责人和获奖艺术家、演员代表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本报现摘编如下,以饕读者。



表彰会现场 本报记者 卢旭摄

**周予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在第六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中,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大型神话舞台连续剧《西游记》以典雅大气的风格、哲思童趣的情节、精良唯美的制作、高超细腻的演技,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和孩子们的喜爱。也许《西游记》为古典神话剧,而非现实主义题材,很遗憾,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然而,在过程和结果面前,我们看重的是过程,奖项只是一个副产品。过程中却充满了创作的艰辛和付出的欢乐,我们更看重的是演出过程中观众们对《西游记》的喜爱和认可,这种体验令人难忘,非是亲身经历,难以言表……

近年来,文化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力推动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创作、市场演出和连续剧的形式,这的确需要勇气。当时没有过多想到成与败,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经典、这种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奉献给孩子们,没有退路,必须坚持到底。

中国儿童艺术版《西游记》不仅还原了原著的风格特色,而且倾注了全体主创对这部作品的再思考,也就是在经典作品中灌注我们的感情、思想,使其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萌芽,使孩子们的思想观念、欣赏习惯、审美趣味得到陶冶和升华。经典的内涵是现代的、哲学的、思辨的,这种过程是更加人性化的一种解构。事实证明,我们的尝试与探索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儿童戏剧舞台上首次,更是将古典名著现代化、时尚化、童趣化的成功范例。

将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搬上舞台,同时又是以舞台连续剧的形式,这的确需要勇气。当时没有过多想到成与败,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经典、这种独一无二的

**阮余群**(中央歌剧院演员):我与歌剧的相识是偶然的。那是在1999年,我考入福建省艺术学院的第二年。为什么是第二年呢?因为我是以民族唱法考入学校的。由于训练过程中的不适应,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才改学了美声唱法。正是从那时起,我爱上了美声,迷上了歌剧。2002年我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20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考入中央歌剧院,开始了我的歌剧事业之旅。

记得我刚迈入中央歌剧院的那一刻,是从试唱角色开始的。当时我演唱了两首中外歌曲,得到评委的好评,很幸运地被选上了饰演《霸王别姬》中的女主角虞姬。这是我进入剧院演出的第一部歌剧,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舞台的魅力,这种魅力从此便陪伴

着我的成长。2007年7月,我参加了这部戏的排练,同年10月在天桥剧场进行首演。那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我的歌剧生涯从此开始了。

2008年1月,《霸王别姬》踏上了赴美演出的征程。在美国演出的10余场中,我自豪地感受到了歌剧院团队的出色,站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我们每一个演员都是那么投入、那么用心地去表达中国歌剧艺术的魅力。每一场演出都赢得了国外友人的热烈掌声,那掌声让我更加感到作为一名中央歌剧院的演员是多么自豪,作为一名中国的艺术家是多么光荣。

参加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比赛和第十三届文华奖的评选,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为了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我不仅从声乐上努力,更在表演与身段上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以塑造出更有艺术魅力的虞姬。我们每天从上午9点半到晚上5点进行排练,俞院长经常来给我们加油鼓劲。没有人叫苦叫累,没有人中途退场。我们共同热爱的歌剧事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努力、拼搏!我一次次被感动,为我们团队的进步,为我们的歌剧事业。身为歌剧院的一员,我感到无比幸福。

现在我已是一名预备党员了,我将更加努力地发愤图强。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认真工作,用更加出色的成绩回报党,回报剧院,回报所有爱护我、关心我、支持我的领导、老师和朋友们,争做一名德艺双馨的优秀演员。

这个优秀的团队里实实在在地成长、成熟。“师徒四人”取经的精神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的血液。随着“师徒四人”最终到达“西天”,我们团队里的每个人好像也取得了真经。

用舞台连续剧的形式排演《西游记》,是对导演、编剧、演员、舞美设计师乃至整个剧院的全方位考验。让我们骄傲的是,我们真的做到了!感谢社会各界对儿童剧的关注和热爱,我们感到欣慰,但更多的是温暖。所获得的奖项,对我们来说既是荣誉,也是责任,既是对过去的挥别,也是对未来的昭示,鼓舞着我们甩开包袱,在儿童剧的事业上继续前行。

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孩子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经过6年来的演出实践与经验总结,我们实行了“优秀剧目轮换上演制”,即中国儿童剧场在每个周末下午或晚上上演一部儿童剧,平均每两周轮换一次,一年计划上演25台剧目、演出200余场。

在创作理念上,中国儿童艺术始终坚持走“精品之路”,坚持走“类型多样化”的道路。我们将经典和精品的意识深深地融入到艺术实践探索中;在继承、发展、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快乐戏剧之路、市场与公益结合之路,实践着中国儿童的代表、示范和导向作用。为了“让全中国的孩子都能看到儿童剧”这一梦想,中国儿童艺术“天使之爱”大型公益演出活动、“西部行系列活动”将始终不会间断,把优秀的剧目送到偏远地区、山区和贫困地区孩子们的身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沐浴经典的快乐。

不被允许参加比赛,只好临时更换剧目。更大的困难,是伤病。左脚的滑膜炎,右脚趾的磨损感染,以及差点让我放弃比赛的颈椎间盘突出。病情急性发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能整日卧床,夜不能寐。不止一个人劝过我:还是放弃吧。我自己也一度很矛盾。然而,舞蹈毕竟是我的梦想。在团领导和周围同事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去抓住这次难得的比赛机会。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毕竟苦尽甘来。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颁奖仪式是要奏国歌的。当我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着祖国的国歌响起时,无尽的荣誉感充斥着我的心胸。

经过几个月汗水与血水的洗礼,我深切地体会到通往芭蕾舞艺术殿堂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是党和国家的支持,是剧团领导的关怀,以及老师夜以继日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我也从中体验到了中芭精神的含义。

**曹舒慈**(中央芭蕾舞团演员):比赛已经结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但现在让我去回想整个比赛,我仍然找不出一个适当的词,能准确地诠释那样一种感觉,那样一种心情。比赛就像是一场战争,整个过程就像是在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与对手抗衡,与环境抗衡,与心态抗衡,与伤痛抗衡,与自己抗衡。然而最后的胜利却像一场梦境,美好得前面发生的一切困难都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其实想想,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舞蹈演员一生的缩影,台下所有的付出,只为了台上得到观众肯定掌声的那一刻,那是战胜自己获得的快乐,简单、单纯的快乐。

这次赴美参赛可谓困难重重,从去年底团里决定要我们去比赛开始,麻烦就不断出现:不能用自己熟悉的剧团版本音乐,距离比赛还有一个月时得知已经排练成熟的一个剧目,因为版权的问题

**雷恪生**(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得奖是喜事,是剧院的喜事,也是我个人的喜事。我非常激动,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1950年我在北京二戏剧组,为了配合抗美援朝到街头巷尾演出话剧,到现在整整60年了,那时是业余演员。十年后,1960年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国家分配我到剧院当专业演员,到现在也整整50年了。今天得奖是我舞台生涯50年最好的贺礼。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老院长欧阳予倩、欧阳山尊父子俩,金山、孙维世夫妻俩,还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赵丹。这5位大师都给我排过话剧,他们的谆谆教导让我牢记一辈子。

接下《这是最后的斗争》里何光明这个角色前,因为我已经退休10多年了,剧院领导让我先看看剧本,说:如果不愿意演,剧院绝不勉强。我一口气看完了剧本,剧中的老革命何光明唤起了我的创作冲动。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过70岁生日时,我曾写过两页顺口溜:“年逾古稀志不休,发挥余热更风流。”我立即向院领导表示:“向国庆60周年献礼,我愿发挥余热!”

发展进步的事实和成就,以我们铲除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工作,由情理入理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与希望。力图创造一种“邪不压正”的戏剧氛围,给人以心灵的冲击和思想的震撼。此外,坚持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原则,即便是剧中的正面人物也同样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但他们却是真实可信,有些甚至是严厉的“人”,而不是一系列苍白无力的符号。

经过全体主创人员的努力,这部戏于去年9月作为国庆献礼剧目进行了第二轮演出。本次演出的反响空前强烈,剧场获得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实现了我们所期望的“奏响一曲震天动地正气歌”的创作目标。今年4月,《这是最后的斗争》赴重庆参加了第六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荣获一等奖。这是国家话剧院自2001年组建以来首次参加全国展演,并获得展演最高奖项。前不久,这部戏又赴广州参加了第九届中国艺术节的演出,大受欢迎,全部门票销售一空。

作为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国家院团,国家话剧院充分认识到自己必须忠实履行的社会职责,以及应当担当的文化传播主流戏剧文化的重要使命。我们一定不辜负使命,尽最大努力发挥好国家剧院的代表性、示范性和导向性的重要作用,努力完成戏剧传播和服务社会的重要任务。

精神财富奉献给孩子们,没有退路,必须坚持到底。

中国儿童艺术版《西游记》不仅还原了原著的风格特色,而且倾注了全体主创对这部作品的再思考,也就是在经典作品中灌注我们的感情、思想,使其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萌芽,使孩子们的思想观念、欣赏习惯、审美趣味得到陶冶和升华。经典的内涵是现代的、哲学的、思辨的,这种过程是更加人性化的一种解构。事实证明,我们的尝试与探索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儿童戏剧舞台上首次,更是将古典名著现代化、时尚化、童趣化的成功范例。

近年来,文化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力推动国家艺术院团的艺术创作、市场演出和连续剧的形式,这的确需要勇气。当时没有过多想到成与败,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我们中国文化的经典、这种独一无二的

不被允许参加比赛,只好临时更换剧目。更大的困难,是伤病。左脚的滑膜炎,右脚趾的磨损感染,以及差点让我放弃比赛的颈椎间盘突出。病情急性发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能整日卧床,夜不能寐。不止一个人劝过我:还是放弃吧。我自己也一度很矛盾。然而,舞蹈毕竟是我的梦想。在团领导和周围同事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去抓住这次难得的比赛机会。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毕竟苦尽甘来。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颁奖仪式是要奏国歌的。当我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着祖国的国歌响起时,无尽的荣誉感充斥着我的心胸。

经过几个月汗水与血水的洗礼,我深切地体会到通往芭蕾舞艺术殿堂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是党和国家的支持,是剧团领导的关怀,以及老师夜以继日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我也从中体验到了中芭精神的含义。



《这是最后的斗争》剧照

不被允许参加比赛,只好临时更换剧目。更大的困难,是伤病。左脚的滑膜炎,右脚趾的磨损感染,以及差点让我放弃比赛的颈椎间盘突出。病情急性发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能整日卧床,夜不能寐。不止一个人劝过我:还是放弃吧。我自己也一度很矛盾。然而,舞蹈毕竟是我的梦想。在团领导和周围同事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去抓住这次难得的比赛机会。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毕竟苦尽甘来。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颁奖仪式是要奏国歌的。当我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着祖国的国歌响起时,无尽的荣誉感充斥着我的心胸。

经过几个月汗水与血水的洗礼,我深切地体会到通往芭蕾舞艺术殿堂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是党和国家的支持,是剧团领导的关怀,以及老师夜以继日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我也从中体验到了中芭精神的含义。

不被允许参加比赛,只好临时更换剧目。更大的困难,是伤病。左脚的滑膜炎,右脚趾的磨损感染,以及差点让我放弃比赛的颈椎间盘突出。病情急性发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能整日卧床,夜不能寐。不止一个人劝过我:还是放弃吧。我自己也一度很矛盾。然而,舞蹈毕竟是我的梦想。在团领导和周围同事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去抓住这次难得的比赛机会。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毕竟苦尽甘来。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颁奖仪式是要奏国歌的。当我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着祖国的国歌响起时,无尽的荣誉感充斥着我的心胸。

经过几个月汗水与血水的洗礼,我深切地体会到通往芭蕾舞艺术殿堂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是党和国家的支持,是剧团领导的关怀,以及老师夜以继日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我也从中体验到了中芭精神的含义。

不被允许参加比赛,只好临时更换剧目。更大的困难,是伤病。左脚的滑膜炎,右脚趾的磨损感染,以及差点让我放弃比赛的颈椎间盘突出。病情急性发作的那段时间我只能整日卧床,夜不能寐。不止一个人劝过我:还是放弃吧。我自己也一度很矛盾。然而,舞蹈毕竟是我的梦想。在团领导和周围同事的鼓励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去抓住这次难得的比赛机会。过程虽然是痛苦的,但毕竟苦尽甘来。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颁奖仪式是要奏国歌的。当我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着祖国的国歌响起时,无尽的荣誉感充斥着我的心胸。

经过几个月汗水与血水的洗礼,我深切地体会到通往芭蕾舞艺术殿堂的道路是如此的艰辛。是党和国家的支持,是剧团领导的关怀,以及老师夜以继日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坚持了下来,我也从中体验到了中芭精神的含义。